

大师经典系列
MASTER CLASSIC

TOP BOOK
饕餮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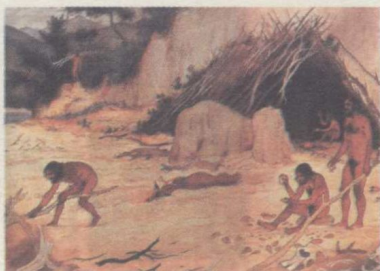
ON THE ORIGIN OF HUMAN INEQUALITY



你买到这本书，得到的不仅是纸张、墨水和胶水，
你得到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人生。
爱、友谊、幽默和大海里夜航的船——天地之间，
都在这本书，这本真正的书里！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法）卢梭著 张庆博译



目录

CONTENTS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10

序/16

本 论/20

第一部分/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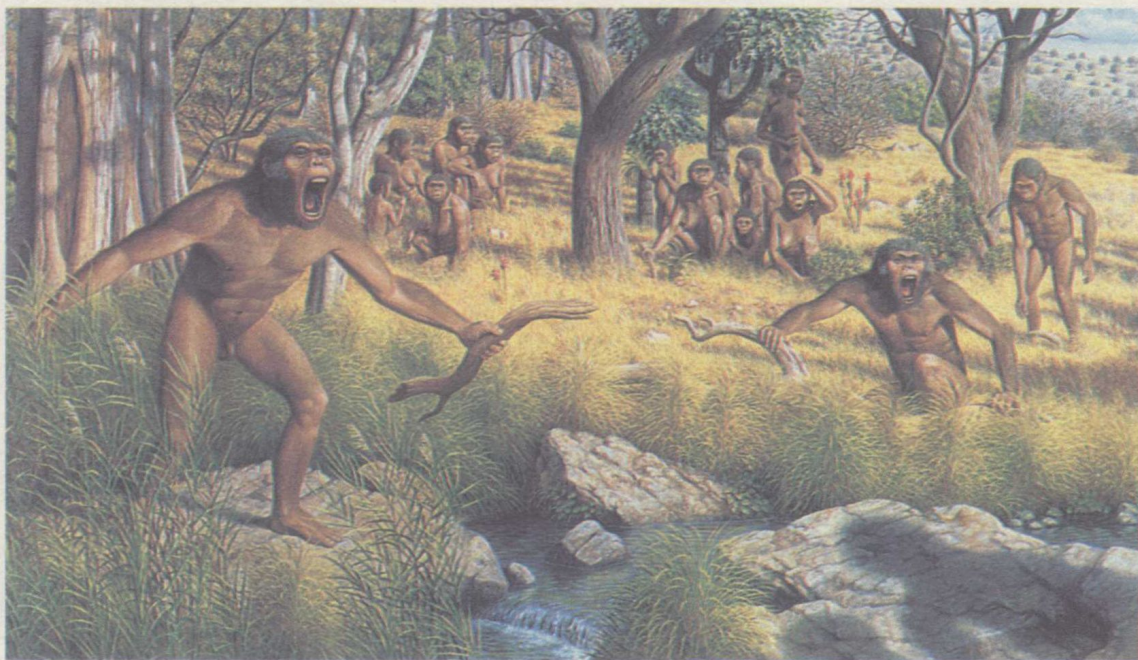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58

作者附注/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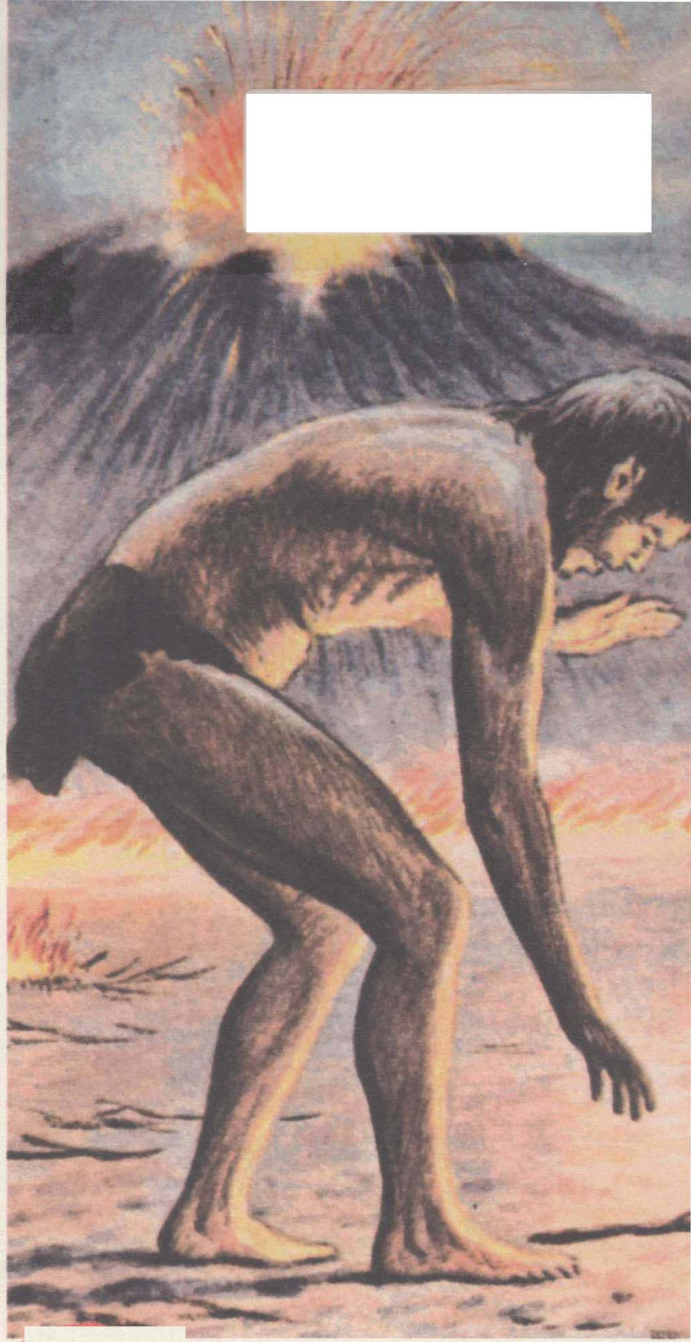
原始人的生活

南方古猿场景复原图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法)卢梭 著 张庆博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B565.2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791-2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 (法) 卢梭 (Rousseau, J.)
著; 张庆博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224-10030-3

I. ①论… II. ①卢… ②张… III. ①哲学理论—法
国—近代 IV. ①B56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234 号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俞 田
成 员: 田小省 吕华萍 袁晓梅 焦转丽
李智勤 刘 彤 高 云 赵小玲
李亚兵 金卫艳 吕小玲 赵 欣
王 静 李 婷 杨军利 刘 璐
王小菊 杨美丽 胡颖颖 靖凤彩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作 者: (法) 卢 梭
译 者: 张庆博

责任编辑: 金倬名
封面设计: 哲 峰
图文编辑: 王 静

出 版: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金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9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030-3
定 价: 19.80 元

“真正的书”与“夜航的船”

“天哪！你卖给人一本书的时候，你卖给他的不仅是12盎司的纸张、墨水和胶水，你卖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爱、友谊、幽默和大海里夜航的船——天地之间，都在一本书，一本真正的书里。”

编完最后一本“大师经典”，看着这一叠叠等待起航的稿件，我很自然地想起美国作家莫里(Christopher Morley, 1890—1957)的名言。“全新的人生”、“真正的书”、“夜航的船”——还有什么能比这些词语更能说明这些图书的意义？人类漫长的精神成长史上，产生了无数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作品，他们把笔触深入人类的心灵，用“爱、友谊、幽默”搭建了一个供我们灵魂栖息和漫游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在这漫游途中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周国平语)，笔底充满关怀，使我们的人生“夜航”从此不再孤单。

此刻，我一边像即将远航的水手一样仔细检视着发稿前的每一个细节，一边想着该向乘坐这班“航船”的读者朋友说些什么“编者的话”。

中国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我们享用着现代文明孵出的各种“鸡蛋”的时候，追根溯源，居然发现，绝大多数“母鸡”都跟一个年轻、伟大的国家有关。所以，本期的“大师经典”从《美国的故事》开始。让我们一起搭上这一班“夜航的船”，一起周游世界、穿越时空，开始一次愉快的环球之旅吧。

从现在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出发吧！

第一站，美国费城，主题：“现代”孵化器。

250多年前，当曹雪芹在京西寒舍写下《南鹞北鸢考工志》，沉浸在风筝的“扎、糊、绘、放”四艺中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费城，一位年长曹先生不足十岁的中年男人也迷上了风筝。他将系上钥匙的风筝，用金属线放飞到天空密布的云层中，被雨淋湿的金属线，将闪电引到了手指与钥匙之间。

也许在这时，大观园的美眉们，也将她们的美好愿望，托付给一只只纸鸢送上青云。

当时地球上最聪明最博学的两个人，分别为自己的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一个凭着天生的敏感，写出了一部注定不朽的哀婉祭文；一个则凭着天生的智慧，为新时代的开始放出最美的礼花。一个由锦衣玉食而穷愁潦倒，深爱自己的文化却走投无路、郁郁而终；一个则由清贫困苦而功成名就，在历史提供的新舞台上大展拳脚、造福人类。

他们的人生就像是自己分别代表的两个帝国、两种文化此后命运的缩影：一个如日薄西山，被迫在改革与崩溃中蹒跚摇摆；一个则如日出东海，一路在光荣与梦想中高歌猛进。

费城的那个人叫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向苍天要电，是“电时代”最卓越的奠基人；他向暴君要权，是著名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他的人生，在《富兰克林自传》和《美国的故事》中，都有栩栩如生的再现。

第二站，意大利威尼斯，主题：富贵险中求。

经过20多年的游历，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被关在战俘营的马可·波罗，终于有时间可

以回顾自己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生了。一位作家记录了他的故事,于是有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位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线索,绘制了最早的世界地图;一群看了这部书的欧洲人,先后踏上了航海、探险、发现新大陆的旅程。对于这部真正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通俗畅销书,作者是这样介绍的:“皇帝、国王、贵族、骑士和其他所有人们,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东方各国、各地区不同的风土人情,那请阅读这本书吧……众所周知,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无论异教徒、萨拉森人、基督教教徒,或是其他种族的人,都没有看见或听说过如此多的奇闻逸事……”

更重要的,这位威尼斯商人、探险家,在中国元朝生活了17年,书中的中国,不仅是主要描述对象,还是一个天堂。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曾经站立的地方,好奇的目光扫过的地方,也许就有你的故乡。

第三站,日本,主题:军国的背影。

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武士道关乎一段惨痛的记忆,留下的印象多是“膏药旗”加“武运长久”,是疯狂的屠戮和自虐。2010年,一位年轻的中国历史学者写完《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50年》,特意将前言写成《引言:〈武士道〉——日本人想要告诉世界的话》。在这篇《引言》里,作者没有介绍自己的作品,而是向读者推荐并详细解读了一部有关日本文化的经典作品——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作者指出:“要了解明治维新,要了解日本史,要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对‘武士道’这三个字,恐怕无法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嗤之以鼻,而是要正视它的存在,通过它去解读日本人在明治维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中的民族心态和民族行为。”

在“日出之国”,听听“日本人想要告诉世界的话”,也许对不少人来说,真是一次感受“全新人生”的良机,希望您能有机会听到新渡户稻造的声音。

还有卢梭和路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以及《文明与野蛮》。

我就不再絮叨了,相信您在这次愉快的“洲际旅行”中,一定能从这个多彩世界呈现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的面孔中,读出深刻的内涵,一定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见识,一定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破解形成我们“不平等”的各种“文明与野蛮”。

“在月球遥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国界,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整体,我的整个思想也就开阔了。”这是美国最后一名登月者尤金·塞尔南说的一句很经典的话。登月,是“美国故事”的最新版本。我们虽然没机会在月亮上回望故乡,但我们同样可以具备那样的胸怀和眼光。正是这些大师,用他们不朽的经典,为我们搭建了一艘永不沉没的“夜航的船”。

和尤金一起登月的宇航员约翰·杨说:

“啊!你见过一个地球之后,你也就什么都见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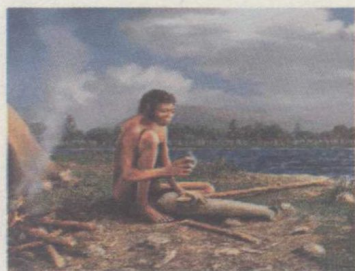
通过这次愉快的“环球旅行”,经过这么多的“大师”指点,您将见到什么?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吾“师”,不亦乐乎?

世界很小很小,心却很大很大。

编者

2012年2月



目录

CONTENTS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10

序/16

本 论/20

第一部分/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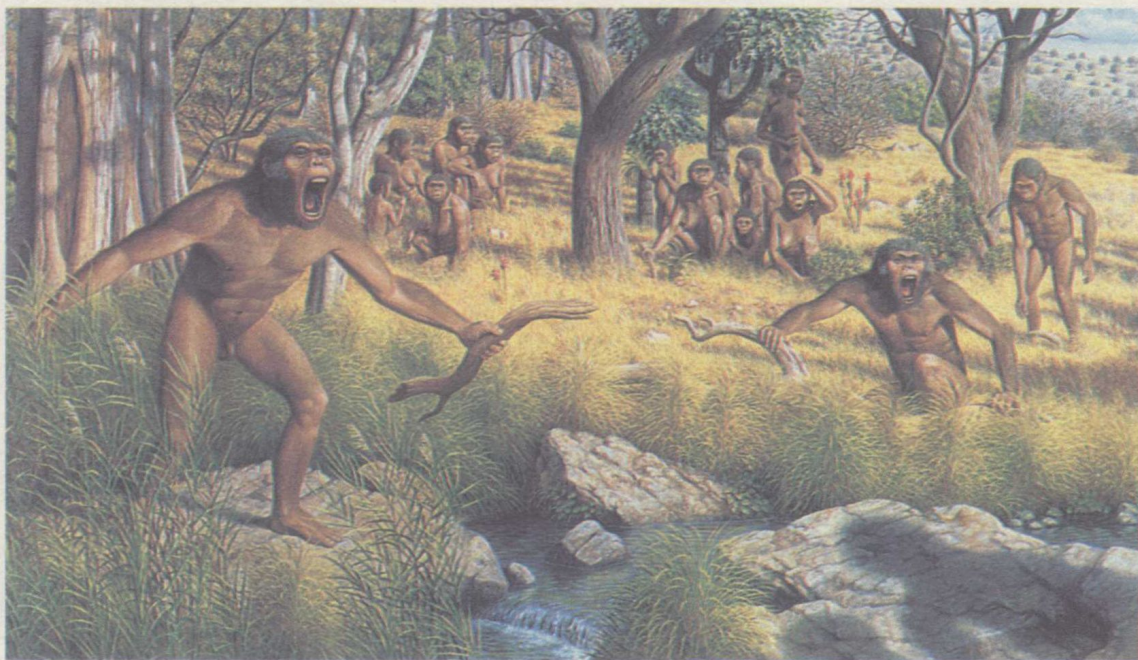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58

作者附注/96



原始人的生活

南方古猿场景复原图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尊贵、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

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向祖国的敬礼才能被接受。30年来，为了获得这种向祖国献礼的荣誉，我一直辛勤工作。这种荣誉，颇能补足一部分我的努力未达之处，因此，我相信，在这里我是凭借自己的热忱，而不是权利来呈现我的敬意。我幸运地和你们生长在一起，因此，我在思考自然所赋予人们的平等和人们自己造成的不平等时，不会忽略这种最高的智慧。这种智慧，可以把一个国家里的平等和不平等以完美的方式结合起来，实现既能维护公共秩序，又能造福人民。当我在研究关于良知对于一种社会制度所提供的良好规则时发现这些规则已经有你们实施，我是多么地激动。因此，我觉得我即使不生活在你们的国度里，也要把这幅描述人类社会美好景致的图画呈献给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世界各民族中既拥有其他所有政府的优点，又善于避开他们弊害的政府。

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界域与人们的统治能力相匹配；每个人都能胜任他的职务，没有人需要把他的责任托给其他人；在这里，人民彼此认识，邪恶的阴谋或谦逊的美德，都能呈现在公众眼前并受公众评判。在这里，人们相互往来、相互认识，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使得爱国更多地表现为热爱公民而不是领土。

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一切政府行为都是为了谋求公共的利益——这只有当政府完全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才能实现，因此，我愿意生活在一个法度适宜的民主政府之下。

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光荣的束缚。这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束缚，即使是最骄傲的人，也同样会驯顺地接受这种束缚，因为接受这种束缚将使他不再受到其他束缚。

所以我愿意不但国内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国外的任何人也不能迫使这一国家承认他的权威。因为，不管这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辖区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那么国内所有其他人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肆意支配^[1]；如果这个国家既有一个本国首领，又有一个外国首领，那么无论他们如何能够做到分权，都不可能做到让人同时服从两个首领，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

我绝不想生活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不管它有多么好的法律。我怕政府的组织

不适合当时的需要,不适合于新的公民,或者是公民不适合于新的政府,而导致这个国家刚刚诞生就有动乱或者遭受灭亡的危险。因为自由,就像高营养的食物或者醇酒一样,对于适用或者体格强壮的人而言,固然大有裨益,但是对于不适宜食用、饮用或体弱的人而言,最终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健康或使他们醉倒。人民一旦习惯于某个主人,就很难再脱离他。倘若他们企图打破束缚,反而会使他们离自由更远,因为他们常常会把与奴役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做自由,他们革命的结果,也差不多总是加重了他们被奴役的程度。罗马人被看做是自由民族的典范,但他们在脱离了塔尔干王朝的压迫时,还没有自治的能力。由于长期受奴隶制的压迫和塔尔干王朝的束缚,罗马人在长期的卑贱劳动中逐渐丧失了人格,他们起初不过是一群愚民,经过了长期的、明智的教养和治理,罗马人才逐渐从颓废和愚昧中走出,逐渐习惯于呼吸健康的自由空气,渐渐获得了纯正的风俗和养成英勇的精神,这种纯正的风俗和英勇的精神终于使罗马人成为各民族中最受人尊敬的民族。所以,我将寻找一个幸福而安宁的共和国作为我的祖国:在这个国家,一切陈腐古旧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在古旧的岁月中涤荡殆尽,它所遭受过的种种侵害正好激发它国民的勇敢,巩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这个共和国的公民,由于久已习惯于富于理智的独立自主,所以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无愧自由的。

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幸运地没有强大的力量,因而不会有征服他国的野心;同时,更幸运地,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用担心自己被侵略。它处在许多国家之中,这些国家不但不会有意侵略它,而且每一个国家都还保护它,防止被其他国家侵略。总之,它不会引起邻邦征服的野心,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指望邻邦施以援手。因此,处在这样幸运的位置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国家除了它自身以外,没有什么可怕的。公民们所以要受军事训练,与其说是由于准备自卫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保持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这种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是最适合于培养自由,最能助长对自由的爱好的。

我将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有谁比人民更了解,在怎样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在一个国家更好的共同生活呢?我不赞成像罗马人的那种平民公决。因为在那种体制中,国家的首长和最关注国家保卫的人反而不能参与那些往往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相关决议,并且由于一种极荒谬的措施,政府官员不能享受一般公民所能享有的权利。

相反地,为了阻止那些谋求私利的行为和考虑欠周的计划,为了阻止导致雅典人最终失败的那类危险性的改革,我希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新法律;我希望只有官员们才具有这种权力;我希望官员们在行使这种权力的时候,是谨慎的,人民在认可这些法律时,也是经过慎重思考的,而法律的公布,也是郑重的。这样,在宪法被动摇前,人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确信,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法律才变得神圣。人民很快就会鄙弃那些朝令夕改的法律,同时人们也会鄙视那些以改良为借口而忽视旧日习惯的人,他们往

往因小失大,因为矫正小的弊端,而引起更大的问题。

我特别要逃避一个因下列情形而必定治理不好的共和国:在那里,人们自以为可以不要官员,或者只给官员一些不确定的权力,而自己掌管法律,管理国家事务。想必,那些刚刚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新成立的粗陋的政府组织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是导致雅典共和国衰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将选择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乐于自己有权批准法律。他们可以在执政官的提议下,集体决议最重要的重大的公共事务;可以建立受人尊重的法庭;可以慎重地划分国家的行政区域;可以每年选举公民中最能干、最正直的人来掌管国家的司法和行政。在这里,官员的德智体现着人民的贤智,官员与人民相得益彰、相互尊重。即使偶然发生误会,搅乱了大家的和睦,人们在盲目和错误中,也能保持克制,依然互相尊敬,共同守法。这是长久安宁、和睦的保证和象征。

尊贵、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这就是我要选定的国家里所具有的特点。倘若上帝能给这个国家里再增加一种美好的环境,赋予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天下最美丽的风景,那么,为了满足我的幸福,我只希望自己能幸运地依偎在祖国的怀抱里,享受上面种种好处,在这个温暖的社会里,和同胞们安宁相处,依照他们的榜样,来践行友谊、仁德等道德上的责任,能在死后留下一个善良、正直和有道德的爱国者的光荣美名。

虽然,由于我时运不济或洞明事理太迟,以至于我不得不流落他乡,在动荡不安中颓废度日,徒然追悔着因年轻时的荒唐而失去的安宁和平静,虽然我无福消受这一切,但是在我心灵深处,仍然还蕴藏着那些感情。远方的同胞们,我对你们满怀着一一种温柔的、无私的热情,所以我要发自肺腑的向他们致以下面这段言词:

“亲爱的同胞们,或者说是兄弟们,既然血统和法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最令我高兴的是:只要一想到你们,我就能同时想到你们所享受的一切幸福,而你们之中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失去那些幸福后的痛苦。想到你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况,我真的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图景。在其他国家,只要讨论关于保障国家的最大幸福的问题时,一切总是停留在想象上,至多也不过探讨某种程度的可能性而已。而你们呢,幸福已呈现在你们眼前,只等你们去享受;你们要想成为完全幸福的人,只要能够满足于这些幸福就够了。你们以武力得来的或收回的主权,以勇敢和智慧延续了两个世纪的主权,最终得以被普遍承认。公正的条约规定了你们的疆界,保证了你们的权利和安全。你们的宪法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崇高的智慧之上,又有邻邦的武装予以保护。你们的国家是安定的,你们无须惧怕任何战争或者侵略者。你们唯一的主人就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由明智执法者执掌的法律。你们不会太富有,不至于因享乐过度而耗损了精力,因沉湎在无聊的享受中而失掉对真正幸福和高尚道德的爱好。你们也不至于太贫困,不至于借助外国的援助才能维持生计。这种珍贵的自由,在大国里,只能以苛重的赋税来维持,而你们几乎是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

“这样一个共和国，组织得多么合理而又完善啊，为了公民们的持久幸福，为了给其他民族树立榜样，但愿它万古长青！这是今后你们应有的唯一愿望，也是你们应该为之努力的。你们的幸福祖先已经为你们创造好了，因此以后，你们的责任，不是去创造幸福，而是要用享受幸福的那种智慧使幸福永存。国家能否长存，取决于你们能否永久团结，能否遵守法律，能否尊敬执法官。在你们之间，哪怕是极小的愤恨或猜忌，都可能导致国家的最终灭亡，因此一旦发现，必须及时消除。我恳求你们都检查一下，一直检查到你们的心灵深处——在那里聆听你们良心的私语。你们之中有谁知道世界上还有比你们的执政人员更正直、更英明和更受尊敬的人呢？他们在克己的美德上，在朴素的作风上，在尊重法律上和在诚恳和蔼的态度上，不都是给你们树立了榜样么？因此，你们要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些贤明的官员，这种信任是有理智的人对有德行的人所应当表示的。试想一下，既然这些官员是你们选举出来的，那么他们本人就证明了你们选择的正确性，而他们所得的荣耀，也最终是属于你的荣誉。你们每个人都应当明白，一旦法律失去了效力，执法者失去了权威，你们的安全和自由将无法保障。因此，你们除了热情地、满怀信心地根据真正的利益和职责，为了维护正义去做你们经常应当做的那些事情而外，还有什么其他可考虑的呢？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有对维护宪法来说是罪恶而有害的那种冷漠的态度，以至于在必要时忽视了你们之中最英明和最热忱的人们的卓见。我希望公正、克己的美德和最令人尊敬的坚强意志，能继续支配着你们的一切行动，并且能继续由你们自身，向全世界显示出一个英勇而谦逊的、既热爱名誉也热爱自由的民族榜样。特别要小心的是：永远不要听信那些别有用心曲解和恶毒的言论，因为这些曲解和言论的隐密动机，往往比爱这种动机支配的行动更险恶，这就是我最后的忠告。一只机警而忠心的看家犬只在盗匪到来时狂吠，于是全家的人都被惊醒并作以戒备。人们厌恶那些不断扰乱公共安宁、好狂吠的狗，它们接连不断和不合时宜的警报，会使人们在必要的时候，反而不再听信它了。”

“你们，光荣伟大的执政者们，自由人民尊贵可敬的官员们，请准许我专诚向你们献上我的敬意和忠心。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地位，它是由才能和德行所造成的，它能使处于这种地位的人们获得荣耀，那么毫无疑问，你们拥有这种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于是你们的公民才把你们选拔到那种地位上去。他们的功绩使得你们的功绩更加灿烂，而且，因为你们是由能够领导别人的人们选举出来领导他们自己的，所以我认为你们高于其他的官员，正如同一个自由民族，特别是你们很荣幸地领导的这个自由民族，在智慧和理性上都高于其他各国的平民。”

“请准许我引证一个事例，这一事例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它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我想起那位赐给我生命的有道德的公民的音容，一种最甜蜜的情感便油然而生。在我的幼年的时候，他常常教导我应当尊敬你们。我好像还在看见他依靠双手来维持生活，用最崇高的真理滋养他的心灵。现在我眼前还有这样的影子：塔西伦、普鲁达克

及格劳秀斯的著作和这位公民职业上的各种用具杂陈在他的面前。我仿佛还看见他那亲爱的儿子在他身旁领受着最慈祥的父亲的良好教育，可惜这个儿子从他父亲的教育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效果。尽管我在荒唐的青年时代误入了歧途，使我在一个时期内忘记了那么明智的教训，但是我很幸运地终于体会到：不论一个人怎样的倾向于邪恶，一颗慈爱的心给予他的教育，是不可能永远不对他起作用的。”

“尊贵、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在你们领导的国家里，即使最普通的公民，也都富有学识、通情达理，这样的人在其他国家被称为‘工人’和‘平民’，统治者对他们总是带有一种鄙视和偏见。我很愉快地承认，我的父亲在全国公民中并不是一个杰出人物，他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但是，他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很受欢迎，大家都喜欢接近他，愿意和他结交，即使那些最高尚的人士也能从和他的交往中得到益处。或许这不是我应该说的，同时，托天之幸，我也无须对你们说，像具有他那样品质的人们，应当受到你们何等的尊重。他们在所受的教育方面，在自然的权利方面，以及由于他们的出身而具有的权利方面，同你们都是平等的。只是由于他们的意愿，由于他们敬重你们的美德、敬佩你们的功绩，才甘愿受你们领导。他们这样敬爱你们，你们也应当对他们表示感激。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作为严肃的执法官，你们对待他们，何等的谦恭和温和；对于他们所应向你们表示的服从和尊敬，你们是以何等重视和关怀来回报他们。你们这种十分公正而明智的行为，足以使人逐渐淡忘那些应该忘记而永远不再发生的不幸事件。正因为你们的行为如此光明合理，所以这个公正的、慷慨的民族以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快乐，他们很自然地乐于尊敬你们，而最热心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也就是最能尊重你们权利的人。”

“文明社会的执政官喜爱社会上的荣誉和幸福，这不足为奇，但是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天国的官员，甚至是天国主人的人，对于养活他们的俗世却也表示某种热爱，这对人类灵魂的静谧来说，未免是分外之事。但是有一个地方例外，这里的教士与最优秀的公民并列，他们掌管那些被法律所认可的神圣教义；他们能用生动而文雅的谈吐把福音书传到每个人的心田；他们还一直以身作则遵奉这些格言。大家都知道说教的伟大艺术，在日内瓦研究得何等成功，但是，因为人们久已看惯了言行上的不一致，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在我们这里所有的教士们是多么普遍地具有基督教精神、圣洁的品德以及严格要求自己而宽厚待人的优良作风。或许只有在日内瓦这个城市树立了宗教团体和文人之间如此紧密团结的榜样。我把国家永享太平的希望大部分寄托在教士们所具有的社会公认的智慧 and 克己的精神上，寄托在他们对祖国的繁荣所抱的热忱上。我以一种掺杂着惊异和尊敬的愉快心情相信：他们多么憎恶那些表面光鲜，实际上却极为残酷的人们的可怕信条，这些人往往打着上帝的幌子为自己谋私利，希望自己的血永远受到尊重，而对人类的血则毫不吝惜。”

“在共和国里，我怎能忘记占据着半数人口的妇女呢？是她们带给男人幸福；是她们用温柔和智慧呵护着共和国的安宁和美德。日内瓦的女同胞们，你们温和可爱、德行高尚，引导着我们的命运。只有在维护国家的光荣和公众的幸福时，你们才运用自己在家庭中

所特有的纯洁权威。想起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在斯巴达，妇女曾占据优越地位，同样，在日内瓦，你们也有同样的资格。哪个粗野男子能够抗拒一位温柔妻子发出的充满美德和理智的声音呢？有谁看见你们那简单而朴素的装饰后，不去鄙视那无聊的奢华呢？——这是一种从你们本身的风采中获得的光辉的、最美的装饰。你们的责任是：用你们那和蔼的、善于接近的、纯洁的威力，循循善诱的智慧，来引导人们热爱国家、遵守法律、同胞和睦，用美满的婚姻使那些不和的家庭重归和谐，最重要的是，要用你们和蔼的劝导和优雅谦逊的倾谈，来纠正我们的青年在别国沾染的恶习。他们在那些国家里，没有学到可以从中获益的东西，除了从在道德堕落的女人中学来的轻佻言语和可笑的态度之外，他们从那些国家里仅仅带回了一种对于所谓荣华富贵的赞赏，其实这种荣华富贵只不过是奴隶身份微不足道的补偿，它与崇高的自由是永远都不相称的。因此，希望你们永远都像现在一样，做一个善良风俗的坚定守卫者，维护人类和平的良好纽带。为了国民的职责和道德，请继续行使你们那些基于良知和自然的权利吧。”

“我把对公民的共同幸福和对共和国的荣誉都寄托在以上的种种保证上了，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为此我感到光荣。尽管有这么多优点，但共和国没有发出那种令大多数人眩晕的光辉。爱好这种光芒是肤浅的、不幸的，因为它是幸福和自由的死敌。让轻浮的青年到别处去追求无限度的欢乐和长远的懊悔吧！让所谓有高尚趣味的人到别处去欣赏宏伟的府第、华美的车辆、高贵的陈设、富丽堂皇的排场以及一切骄奢淫逸的享受吧！日内瓦只有平凡的人，但是，能见到这些平凡的人，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莫大的价值。那些急于想看到日内瓦公民的人们，和那些羡慕其余一切事物的人们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尊贵、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我对你们的共同幸福寄予莫大的关怀，请你们接受我最恭敬的致意。如果我因内心过度兴奋，对你们有所冒昧的话，我恳求你们念及一个爱国者的赤胆忠诚，一个热心人的满腔热情而宽恕我，因为我的最大快乐就是看到你们幸福，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光荣伟大、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我谨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你们最谦逊、最恭顺的仆人和同国公民

让·雅克·卢梭

1754年6月12日于商贝里